

近现代土默特地区蒙古族与汉族节日习俗比较研究

刘红波

(内蒙古师范大学 社会学民俗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生活在土默特的蒙古族与汉族长期交错而居, 蒙古族因受社会历史、地理环境、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政治、经济、文化、通婚等方面与汉族形成了友好的关系。在此背景下, 其文化特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本文通过对近现代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节日习俗的比较, 着重分析研究了近现代呼和浩特土默特的蒙古族与汉族节日习俗的异同及其原因。在探讨近现代土默特蒙古族和汉族节日习俗的演变过程中, 主要着眼于近现代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传统节日习俗的对比。进而探求两个民族传统节日习俗表现形式上的共同性和文化内涵的差异性。论文以呼和浩特土默特当地的志书、史料为学术资源, 以当地的蒙汉节日习俗为研究对象, 进行多视点宽角度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 土默特地区; 蒙古族与汉族; 春节习俗; 比较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近现代(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呼和浩特土默特地区(以下简称土默特)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自然地理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民情风俗的差异, 各民族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节日。节日总是更集中、更充分地展示着各民族的习俗风尚, 传承着各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蒙古族长期生活在我国北方的高原地带,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游牧生活相适应的风俗习惯, 从居住形式到饮食习惯, 从各种民间的节日到婚姻礼制, 无不透露出一股游牧生活的气息, 与中原的农业民族汉族的习俗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随着大量的汉族迁入土默特, 蒙古族与汉族的杂居现象愈来愈多, 他们在相互影响当中吸纳了对方的有些风俗习惯,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蒙汉人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清代中期以来, 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有些节日习俗中仍然保留传统蒙古族的习惯。

岁时节日的发展, 在我国有以下三条重要线索。第一条是农事祭祀节日习俗的线索; 第二条是宗教节日习俗的线索; 第三条是民族传统节日习俗的线索。^[1]这三条线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形成了民俗节日。岁时节日是家家户户都会参与其中的活动, 社会性很强。对节日的研究, 有利于了解当地民俗概况, 也有利于对当地的民俗活动做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分析。岁时节令及礼俗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 蒙古族也不例外, 作为马背上的民族, 生活习性带有流动性, 因此也形成了一套蒙古族所独有的节日形式和礼俗体制, 但清代以来随着大量汉民的移入和蒙地的不断开垦, 蒙古族大多数人从游牧转向了定居, 蒙汉文化的交融也迈向一个新的阶段, 蒙汉民族在保持原有文化本质内容的同时也吸收双方文化的精华部分。

虽然, 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语言逐渐流失, 但是笔者认为, 在传统节日方面仍保留蒙古族的原有习俗。研究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传统节日文化时既要研究两者间的相似之处, 更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 从而找出他们之间存在的异同, 并进一步阐述蒙汉春节节日习俗异同的原因。

二、春节节日习俗

春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隆重、热闹的节日, 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人们的观念中, 年节是一个必经的重要关口, 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标志性符号。人们相信, 从除夕之夜到大年初

一，乃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2]也就是说，一过除夕夜的子时，就意味着“田增五谷人增寿”，旧的一年算是过去了。在各地区，“过年”作为一种传统，延续了历史上的“过年”习俗。同样，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也重视此节。首先，从腊月初开始家家户户准备办年货，购买日常用品和食品，给亲朋好友送赠品；其次，这段时间也是最忙碌的，要把屋内打扫干净、擦玻璃、洗衣服、糊窗户、清扫院子，把一年堆积的灰尘都清理掉，干干净净的迎接春节，开始新的一年。与此相同，土默特地区也在腊月初进入过年的准备阶段，腊八这一天蒙古族与汉族都有吃腊八粥的习俗，但稍有不同。土默特蒙古族过腊八节，其习俗虽同汉族，但更偏重于纪念释迦牟尼成道，因而此日念经的习俗。根据笔者的考察了解到，此日土默特汉族有做“冰人”的习俗，蒙古族没有此习俗。俗称“腊八”是春节的序曲。腊八意味着人们要进入繁忙的节前准备阶段。

关于春节的起源，蒙汉两族都有各自的传说，蒙古族的关于春节的传说：“从前，蒙古地区出现了一个恶魔——黑蟒古斯，它无恶不作，给百姓带来极大灾难，为了拯救众生，一位叫萨满的美丽女神，嫁给了蟒古斯，经过天长日久的观察，她终于知道了魔鬼的灵魂之脉，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她制服了恶魔的灵魂，除掉了恶魔，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乡。女神归来的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为了表示吉祥，他们就把岁首之月称作‘察干萨日’。”同样，汉族春节也有类似的传说，即“在民间，有一则神话传说：远古时代，有一种凶恶的怪兽叫做‘年’，每到岁末，来到村庄吃人吃牲畜，人们害怕极了。有一次，‘年’去一个村庄，走到村边，听见牧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就吓跑了。它跑到另外一个村庄，看见小孩穿着红色的衣服，也吓跑了。它又窜到第三个村庄，看见村里的灯火辉煌，照得它头昏眼花，又被吓跑了。这样连续三年，它都不敢进村，最后饿死在荒野了。人们总结‘年’有三怕，即怕‘响’、怕‘红’、怕‘光’。于是每当岁末过年时，人们就用红纸写对联张贴，并敲锣打鼓、鸣放鞭炮，灯火通明，彻夜不息。这样，危害人类的‘年’就不敢进村了。”[3]这个虽然只是民间的传说，但反映出了春节的由来及人们如何过春节，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形成了既定的节日风俗。

笔者下面一一介绍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春节习俗，主要以祭灶、除夕、拜年、迎喜神、送穷日、正月初十、元宵节、填仓节等习俗为主并逐一简明阐述。

（一）祭火、土地爷和天地爷

1. 祭火

“祭火”是土默特蒙古族一种传统习俗。在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是送迎火神的“年火一日”。是火神向“上天”汇报人世间一年来好坏、善恶情况的日子。土默特蒙古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离不开火，火能看到人的全部行为。在火神的心中有一本善、恶之帐，而它把这本帐在每年的腊月二十三日向苍天汇报。人们怕火神乱汇报情况，怕“苍天”听后惩罚他们，因此平时特别忌讳激怒火神，忌讳对火神不恭，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禁忌习俗。如：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往火里洒水，不能用锐器去刺火，不能往火里吐唾沫，不能往火里投脏东西，不许上灶台，不许用脚踩火灶等。土默特蒙古族祭火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先是把早已准备好的羊胸叉，整块放进锅里慢慢煮，煮熟后捞出，再其汤内放入适量的糜米、黄油、红枣、红糖、酸奶等，将其煮成喷香的什锦稠粥。同时，将羊胸叉上的肉剔光，只留下完整的胸骨架，再用白色公驼或公羊毛制成的绒线缠好羊胸骨，然后，从锅中取出几勺粥，把冷蒿、奶酪、柏叶、三柱香等供品放在胸骨上，将天蓝色的哈达覆盖在上面待用，傍晚，全家老小穿戴一新，在男主人的带领下，跪在火堆或灶台前，男主人点燃火种，把它递给女主人，女主人要用它点燃“火撑”或灶火里早已架好的新柴，等火势旺起来后，男主人或家中的长者吟唱《祭火词》：“火神，你老人家从今年的此时，到明年的今天，保佑我家族人丁兴旺，无病无灾，老小皆能长命百岁，个个健康平安”，此刻男主人要将准备好的羊胸骨连同附带物品，投入火中焚烧。其余成员，都仿照他的作法，把手中的供品一一投入火中。过后，男主人起身，手里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什锦稠粥，先抹在“火撑”腿上，然后抹在小孩的脑门上、家具上、门框上。出去还抹在马桩、车辆、马鞍、马嚼子、毡包、羊圈上。有时还抹在羊、狗、猫的头。此刻，女主人和孩子们，将事先准备好的胸叉汤和酒往火上祭洒，见了火的油和酒立刻“噼噼啪啪”燃烧起来，给祭火又增添了一份热烈的气氛。

这时候一家人聚在一起，对着火叩拜。然后，在场的人退回到桌边，按辈份落座，每人盛一碗香粥，加上少许胸叉肉，由男主人带头念道：“生长的五谷之富兮，奔跑的五畜之福兮、忽略、忽略”，招福仪式结束后，这才开始吃饭，饮酒娱乐。祭火饭不但祭火献神，而且要摆放在神龛前，还需左邻右舍互送祭火饭。祭火饭是一种特殊的食品，它含有很多“愿望”和吉祥。因此，要把祭火饭从腊月二十三留到火神回来的除夕之夜。其间的七天，每天要取一点祭火饭，加热后全家人分享。待到除夕傍晚，人们就争着要开火烧饭，迎接那神圣的火神到来。迎来火神之后，可以安心地过喜庆的春节了，祭火是土默特蒙古族重要的节日。传统蒙古族与土默特蒙古族祭灶存在以下几个不同之处。首先，名称不同，传统蒙古族称“祭火”，土默特蒙古族称“祭灶”。这是因为传统蒙古族主要住所是蒙古包，为了适应蒙古族游牧生活而形成的。“蒙人逐水草而群居，夏趋草木繁盛之水边，冬则壁居于高山之阳，因游牧生活之不定，故无固定房屋之建设。”^[4]所以传统蒙古族没有灶的概念，但是由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土默特地区，把农耕文化带入土默特地区后，蒙古族逐渐接受了汉族移民的习俗，从事农耕后改为随汉族，称作祭灶。其次，在祭灶的供品方面有所变化，比如传统蒙古族祭火时用羊胸茬，土默特蒙古族演变为牵一只绵羊，在灶前洒酒于羊背，表示敬意。再有，传统蒙古族主要以奶食为供品，然而土默特蒙古族的祭火食品品种增多，如炸糕、糖果等食品。传统蒙古族祭火一般是把灶神爷送走，而土默特蒙古族祭灶的同时也送土地爷、天地爷、财神爷等诸多的神仙。

传统蒙古族与土默特蒙古族在祭灶方面虽然有些区别，但这些变化是随着生活方式的演变而导致的，祭火形式的变化并不代表内容的变化，不能认为土默特蒙古族失去传统蒙古族的文化。与此相反，在不同的人文地理与社会环境中土默特蒙古族仍然保留传统蒙古族的祭火习俗。由此可见，虽然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几近相同，但通过节俗的比较可知，土默特蒙古族与传统蒙古族的祭火习俗相似。传承了传统蒙古族节俗的文化内涵。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祭火习俗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土默特汉族也同样有送灶神、土地爷和天地爷的习俗。腊月二十三日晚上准备丰盛的供品，有猪头肉、水果、点心（点心指的是馒头），吃完饭祭灶。此日傍晚全家人围着灶给灶王爷烧香、敬纸、磕头，送灶王爷上天，这一天家家户户把旧的灶神爷的牌位摘下来烧掉，这意味着灶神爷已回宫去汇报每家一年中发生的事情。俗话说：“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地下。”各路神灵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的好的事情。腊月二十三日以后就开始打扫卫生，刷白，糊窗户，据说是众神灵都上天了，干活就不会打扰到他们。

土默特汉族祭灶与传统山西汉族祭灶相比存在异同。由于土默特汉族大多数是从山西各县城迁移过来的，所以他们祭灶仪式与山西传统的祭灶仪式相似。但是还存在一些不同之处。如山西晋南一带腊月二十三日做馄饨，在灶王爷牌位前置放。而土默特汉族在祭灶时却没有做馄饨的习俗。而且在山西的传统汉族认为，在腊月二十三到大年三十是娶媳妇的好日子，因为此时各路神仙都已经上天了，不在人间再行打扰。虽然土默特地区汉族已经没有这个习惯了，不过土默特汉族的祭灶主体内容仍然传承山西原有的祭灶仪式。

从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祭灶仪式看，近现代土默特汉族祭灶与传统山西汉族相比，出现了一些变化而且与土默特蒙古族的祭灶亦有差异。土默特蒙古族仍然保留着传统的祭火仪式，主要表现在用羊祭灶，供品以奶食为主，而土默特汉族却不用羊肉祭灶，供品以猪头肉和糖果为主。由此可见，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祭灶仪式仍然以传统型为主，其内容和形式相比较没有大的差别，只是在个别地方加入了地方性的特色。

2. 土地爷和天地爷

通过田野调查，笔者还了解到，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有供奉土地爷和天地爷的习俗。“天地爷供奉于正房房檐的墙壁处，在一个神龛内放一个木质天地牌位，上写：‘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位’。一般人家用黄裱纸折叠一个牌位，天地爷两边的对联为：‘天上四时春作首，人间五福寿为先。’横联多为：‘风调雨顺’。每年春节和其他大节日都要祭祀焚香，祈求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5]村里人还常说：“敬天地富贵、孝父母平安。”可见人们对老天爷的信仰和敬畏。万物土中生，土默特农民对土地爷格外敬重。进院看到，影壁上有一小小神龛，里面供奉土地爷，土地爷

两边的对联有：“土地堂前坐，四季保平安。横联是：国泰民安。四时八节，常常祭祀。”^[5]土地爷在民间称“土地春长在、地内出黄金。”因为在农村，百姓靠土地存活，土地是生存之本。

2、除夕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除夕习俗，但是他们的习俗既有联系又有差异。首先分析土默特蒙古族的除夕习俗。

除夕，是家家户户最繁忙的一天，此日人们起早打扫院子，准备很多丰盛的食品，小孩们穿上新衣服玩闹，大人们忙着准备年夜饭。

除夕，首先要祭祖先，一般都在上午去祭祖，而且是在准备好的饭菜后，家人动筷子之前祭祖。祭祖先的供品必须是食物的“得吉”（上等佳肴），祭祖用的供品有羊骨头、烧纸、烟酒。

在调查过程中，中海流的村民向笔者介绍了祭祖的相关习俗，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除夕起早，炖羊肋骨，把骨头上面的肉都拔下来，不放任何调料煮，煮好骨头后把所有的供品都包装好，用烧纸做“邮包”，邮包内放肋骨、烟酒、水果等的供品。一个祖先一个“邮包”，老爷爷一包、老奶奶一包、爷爷一包、奶奶一包不能用塑料袋，要用纸袋包起来，在包装纸上写祖先的名字，儿孙们拿着这些‘邮包’，去祖先坟墓处烧祭品，把肋骨也烧掉。据他们说，如果不烧掉那些祭品的话，祖先就会得不到那些供品。晚饭前，人们都要穿新衣服准备“安神”（守岁一夜不睡的意思）。外出的家人，这时候也必须赶回来团聚，不能在别人家过年。年节盛餐一般安排在年三十晚上安神后，家人围坐在炕桌旁，大家一起吃白面烙成的一张大饼，但每人只许吃一口，名曰：“新年饼”。^[6]他们以此祝福全家人永不分离，永久团圆地过着幸福的生活。吃过新年饼后就开始吃午餐——水饺或“手抓羊”，桌上点燃两支红蜡，摆满肉食、奶酪、鲜茶等，桌上还放着一张大红纸，上面用蒙文写上祝福的吉庆之语。在土默特地区除夕接神也是很有讲究的，在接神前，每家都在院中垒旺火，半夜点火接神后，旺火旁摆放供桌，上置供品、香纸等，家中的长辈跪在桌前，其他家人环跪旺在火周围。主人上香敬纸后，口中还念叨着美好的祝福词。同时烧香、敬纸，把供品投掷到旺火中，全家人围绕旺火正着走三圈，倒着走三圈，火越旺就表示今年的运势越好。还有个缝九仪式，如果家里有27、36、45、54、63、72岁的人，就在旺火中烘烤红色的线衣和线裤，这样就表示过缝九年的人一年顺当。之后，主人把“查其灵”（“查其灵”是蒙语，是特意给诸位神灵做的饺子，是用羊胸叉肉做的，馅里不放葱，形状很小）饺子向四面八方诸位“神灵”泼洒叩拜，其他人也跟着叩拜。每家都要做10几个“查其灵”饺子。接神的最后程序是主人在旺火中点燃三张黄裱纸，然后领着大家入室，向神龛奠酒。行三跪九叩礼后，接神的整个过程才结束。这时室外鞭炮齐鸣，旺火更旺，满院芳香。接神前后有三忌：忌说不吉利的话；忌泼污水在地；忌扫院地。在过大年期间，在家不能损坏东西，以此表示敬重神灵，赐福全家人一年顺利。

由上可知，土默特蒙古族与传统蒙古族在除夕习俗方面也存在差异。首先，土默特蒙古族与传统蒙古族在除夕这一天祭祖时间不同；据史料记载，传统蒙古族祭祖仪式是傍晚举行，而土默特蒙古族是在除夕上午举行。其次，土默特蒙古族和传统蒙古族垒火的工具不同，传统蒙古族用木架垒旺火，而土默特蒙古族则用砖或土垒旺火。这是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导致的。再者，土默特蒙古族在点旺火之后，主人把“查其灵”饺子向四面八方的诸位“神灵”泼洒叩拜。而传统蒙古族则向天空泼洒新鲜的奶酒、鲜奶、白酒。其余除夕习俗则相似。但这些不同点只是习俗的形式不同而已，内容和主旨仍然保留着传统蒙古族的习俗。

然而，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除夕习俗有很多不同点。其中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祭祖仪式上。土默特汉族有“请容”（是指将祖宗请回家中，在祖宗牌位面前放上面食祭祀，称之为“请容”）的习俗，这一天上午，家中的男丁去祖坟请祖宗，并把带来的烧纸和供品烧给祖先。这个仪式意为着把祖先就请回家了。请回来之后供在家中的正方向并把祖先的名字写在牌位上，牌位是用黄裱纸做的。而蒙古族却没有此习俗。这里讲的牌位与家谱是不同的，通过访谈了解到：家谱和牌位是有区别的，家谱是整个家族的祖先都列出来，牌位是离自己最近的祖先排起。如：老爷爷、爷爷、老奶奶、奶奶等按顺序写上名字，把牌位贴在墙上。兄弟几个当中如果老大“请容”并在老大家供，弟弟带上供品到哥哥家供祖宗。辈分超过三辈以上，一般都各供各的。^[2]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出嫁的女儿不能回来祭祖，在初二才过来拜年，但是不供祖宗。她们供婆家的祖宗。

牌位下面的桌上放莲花供品、枣山等面制品，莲花供似莲瓣倒扣在馒头上，枣山则是用大小不等的面制如意堆积成上尖下圆形。桌上还摆满水果、烟酒等供品。而且把年夜饭的“得吉”供给祖宗。但忌讳的是豆类的东西不能供给祖宗。烧香也有个讲究：俗话说“人三鬼四”，给祖先是四柱香，给神是三柱香。意思是人间阴阳有别。

汉族除夕，“请容”之后，下午5点开始堆垒旺火，准备接神，接神一般在凌晨4点左右进行。主人将鞭炮点着伸出门外，噼噼啪啪响一通，俗称“开门炮”，然后点旺火，在天地神位前点亮蜡烛，敬香上供，三跪九叩。供奉的物品一般有多种，都为当地干果、水果等。有的还献上全猪、全羊、全鸡。所谓“全猪”，多由四个猪蹄、一条猪尾巴代表。全羊亦是。天地爷神前还要点燃云香，即盘制成云纹状的香烛，宽两尺左右，高三尺至五尺。祭祀天地爷后，再到土地爷、门神爷、灶王爷前祭祀。最后到祖先的牌位处祭祀。有的家族的长辈在祭神祭祖时，还要将家中过去一年所发生的大事以及新年要准备办的大事如动土、娶媳妇、嫁女等的事情汇报一番，以祈求顺利吉祥。如果过去一年有做错的事也必须汇报检讨，非常认真严肃。于是，在芬芳的旺火、香烟缭绕和鞭炮声中，将诸神和家神恭敬地迎至家中。将诸位神接回来后，煮饺子，先敬供神灵和祖宗。这是土默特汉族的一般接神程序。也有缝九穿红的习俗。

土默特汉族与山西传统汉族祭祖也有区别，据资料记载“山西各地的祭祖一般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上坟进供烧香，在三十这天（有的在初一）长辈们领着儿孙到祖坟给祖先烧香敬纸。另一种是将祖宗请回家中，在祖宗牌位面前放上面食祭祀，称之为‘请容’。过去大年初一，晚辈们要在祖宗牌位面前磕头，以示不忘祖先。”^[7]土默特汉族大多数实行第二种方式，把祖先请回房一起过年。

从上面的资料可以得知，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除夕习俗有多处不同。一是祭祖仪式不同，蒙古族在除夕上午去祖坟带上供品烧香、敬纸，然而土默特汉族祭祖则是“请容”。二是蒙古族在点旺火后向诸位“神灵”泼洒“查其灵”饺子，但汉族却没有这个习俗。所以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在祭祖习俗方面保留了各自的特色。缝九穿红的习俗是山西汉族传统习俗，近现代土默特汉族仍然传承此习俗。

（三）初一

初一拜年，互相庆贺，举行家宴或宴亲朋，共庆丰年，预祝来年顺利。这是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的喜庆日子，但因地而异。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各自以独特的方式拜年。首先阐述土默特蒙古族的拜年仪式。他们除夕接神后，首先给长辈磕头，长者坐在炕中央，晚辈依次向长者献哈达、请安、磕头。在饭前，晚辈要给长辈按满式习惯请安，请安时男的即前屈左膝，以右手着地行叩拜礼，并诚致祝词。女的双手按膝双屈腿呈请安。据中海流村民介绍：“蒙古族请行礼时面朝长辈请安，用蒙语问候，如说：‘阿爸，赛吉勒呜’！意即‘父亲过年好吧’！长辈也用蒙语回答：‘赛，赛，布古德赛’！即‘好，大家都好’！对父母辈还要双手敬献哈达和磕头，长辈要给小孩压岁钱和红枣、核桃等食品。未出嫁的姑娘，一般不出去拜年。家里拜年之后，天将拂晓，即出门向本姓家族拜年，其次，向全村蒙古人拜年，不论贫富、也不论是否亲戚都要去拜年。小孩子们依然必得‘压岁钱’、‘压岁盘’。拜年时按顺序拜年，不能上下辈一起去拜年，分辈去拜，这是蒙古人的传统拜年习俗。大年后玩耍钱娱乐，过去年轻人玩‘丢猴猴’（三个骰子）、‘赶十一儿’（六个骰子），小孩则用古制钱‘打老小’或用铜子‘砸钱’。年长的多用纸牌‘碰和’、‘挂和’。小孩和青年人最盼过大年，因为过年可穿新衣、吃好饭、挣压岁钱并放胆子去玩耍。现在这套玩法没有了，年轻人多打麻将，但老年人仍玩纸牌。”^[8]以上是土默特蒙古族的拜年仪式，与土默特汉族有很多区别。

综合以上拜年仪式，可以得知，土默特蒙古族与传统的蒙古族的拜年仪式基本相同，但是与土默特汉族有很大的区别。在南海流访谈中了解到，汉族拜年先拜宗族尊长，次拜亲族，再拜朋友。晚辈给长辈拜年，要行磕头之礼，行礼时土默特汉族面朝灶神磕，（因为他们的灶都在里屋的靠窗位置）长辈受礼后，说些祝福的话，再给些糖果、压岁钱，祝福晚辈健康成长。初一拜年一般在本村

进行，从初二开始，年轻人和小孩们都要给岳父家、舅舅家、姨姨家去拜年。通过拜年，体现尊老爱幼，和睦相处，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汉族与山西汉族的拜年习俗也是相同的。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拜年仪式的不同在于蒙古族请安而汉族则是磕头，蒙古族请安时面朝长辈，汉族则是朝向灶神方向磕头。笔者认为即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虽然在语言及生产生活方式上接近，但从很多重要细节上可以看出，其民族精神的本质没有完全改变。这些差异是由于传统蒙古族和汉族的宗教文化背景的不同而致，如宗教信仰方面，传统蒙古族主要以萨满教为主，而传统汉族以佛教（道教）为主。以上是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拜年仪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他们从祭火到正月初一祭拜活动有很多不同点。

下面分析土默特蒙古族和汉族的正月节日的习俗。正月习俗主要包括：迎财神、迎喜神、初五送穷日、正月初十止节、正月十五元宵节、正月二十（二十五）填仓节等习俗。

（四）正月的节日

根据田野调查得知，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正月其他节日习俗，但他们的正月节日习俗内容大同小异，由于土默特汉族主要来自山西某些县城，因而土默特蒙古族在节日习俗方面明显地受山西等地习俗的影响。

1. 接财神

“正月初二有接财神的习俗，初一傍晚在院中点旺火，全家在旺火中投供品，烧香敬纸。”^[9]据村民介绍：“传说财神爷是‘瘸子’，另一种说法是‘财神爷背的金银珠宝多’，所以走路比较慢，故初一凌晨接财神爷，接财神爷时也点旺火，同除夕接神的程序相同”。^[3]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家家户户都有供奉财神爷的习俗，而且把财神爷的画像放在正房的显赫位置，以表示恭敬财神爷。当地人们认为财神给家里带来很多金银珠宝，所以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每年的正月初二都举行接财神仪式，且非常隆重。

2. 迎喜神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有迎喜神仪式。“初二至初五要选一天，根据喜神方位，于辰时（上午7～9时）俸喜神牌位、供品、香纸、敲锣打鼓，驱牛赶马，到村外或郊外迎喜神。”^[9]焚香恭祭，然后将牌位捧回，在天地神位前焚烧。

他们一般迎正南方向，据南海流村民王福才介绍：喜神有五个方向，正南、西南、西北、东北、东南，土默特蒙汉都迎正南方向，据说曾经迎过西北方向结果迎来了土匪，第二次迎正东却迎来了冰雨，从此迎正南的喜神，迎喜神时把院里圈的牛马羊都放出来，由于过年牲畜没人看，所以很多人在迎喜神时在神坛周围骑马转一圈，表示吉利。人们敬纸，烧香，摆放点心和喜神牌位，迎完喜神后把牌位放在柜子里连续供十六日，到这天把喜神的牌位也烧掉，保佑全家的平安。^[4]

迎喜神是人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家中喜事多多。传统蒙古族没有迎喜神的习俗，土默特蒙古族在与汉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受到汉族的影响而有迎喜神习俗。

3. 送穷日

春节，是辞旧迎新的日子。饱受饥寒之苦的当地百姓，希望在送走旧年的同时也送走穷困，迎来富足的生活。在土默特地区，正月初五往往被称为“破五”，土默特汉族在正月初五有“送穷”的习俗。

“破五”即正月初五。初五以前，不清扫院内垃圾。此日早上，在日出前，家家户户清扫房内、院子；剪一个纸人，连同垃圾倒出院外，焚之，称之为送“恶煞”。这天，妇女不做针线活，叫做“忌针”，要把发现的破窗纸补好，把鼠洞堵上。初五以后，开始探亲、访友，出行还要看吉日。通过田野考察得知，土默特蒙古族没有过破五的习俗，但是汉族却有破五的习俗，据南海流村民介绍：这一天清理院子，打扫屋子，晚上吃饺子。初五送穷日，也叫“恶煞”，人们在这一天早晨清理炕上的土，然后把土仍到门外的土堆里，并在土堆上插进鞭炮然后把炮点着，顿时土就炸开了，这意味着避免坏人来家干扰人们的生活。^[5]

土默特汉族传承了传统汉族的习俗，初五之前有禁倒垃圾的习俗。当地人认为，垃圾堆在家里可以聚财。到了初五这天，这些家中的垃圾就成了穷灰，由财富的代表转化为贫穷的象征，人们将垃圾与“纸妇”扫地出门，寓意摆脱贫穷，发财致富。“送穷”习俗是由唐代晦日送穷演变而来，在明清时期主要流行于北方。初五送穷和信仰中的接触巫术有关。乌丙安先生在《中国民俗学》书中提到“接触巫术是一种利用事物的一部分或与事物相关联的物品求吉嫁祸的巫术手段。”^[10]所以人们用打扫的手段来举行求吉祥的仪式。

4. 正月初十

据民间的传说，正月初十日是老鼠娶亲或嫁女日，老鼠本为对人类有害之物，但民间又普遍存在老鼠娶亲、嫁女的俗信。据传，古时候外国使臣给皇帝进贡了一对很大很大的蜡烛，不想却被老鼠咬破啃食，这才发现里面包裹的是铁炮，若不是被老鼠咬破，皇宫被炸，皇帝也可能被炸死。皇帝为了感激老鼠救其性命，就下令人们不许打灭老鼠。这老鼠后来成了精，变成了人形，考上状元，被皇帝招为驸马。但它鼠性不改，每年正月初十夜间便从房内跑出来，与众鼠辈玩起娶亲的游戏，有抬轿的，有吹号打鼓的，旗罗伞扇，一应俱全，比人间娶媳妇还要热闹异常。大人们小孩说，如果正月初十夜里蹲在石碾下面，就能听见老鼠娶亲的情景。妇女们用面粉捏制花轿，放在瓮盂，让老鼠娶亲使用，在墙角、瓮底点灯烧香，敬奉老鼠。实际上这是乡民对老鼠旺盛的生殖能力的崇拜——把老鼠娶亲看做是子孙兴旺的象征，祈求得到鼠神护佑的一种民俗心理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想用恭敬的态度，以求自己家里杜绝鼠害。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也过此节，老鼠娶亲日，黑夜在老鼠的洞口点灯，以便让老鼠顺利“结婚”。正月初十的“十止”节，这天妇女忌针线，故名“十止”节。中午要吃莜面，并用莜面捏12个茶碗大的钵子，每个钵子捏1至12个小角，蒸熟后，哪个钵子蒸馏水多，就象征该月的雨水多；哪个钵子没水，就象征该月天旱。

5. 元宵节

正月十五有观灯赏灯的习俗。民歌《闹十五》：“正月里来是新春，纸糊灯笼爆竹声，家家户户挂明灯。”^[11]可以想象满街红灯的热闹和喜庆场面。观灯同时，也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大好机会。民歌《探小妹》中唱到：“正月里来探小妹正月正，我跟上小妹子去观灯，观灯是假意，妹子调情试真情，试了你的心。”^[12]歌曲反映的是在正月观灯时小儿女打情骂俏的温馨场景。过元宵节，重在欢乐，张灯结彩，游戏玩耍，火树银花，歌舞达旦，突出“尽情尽兴”，因而民间有“平静的初一，喧闹的十五”之说。

元宵节起源于汉代，人们习惯于正月十五日夜祭祀太一神，从天黑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天亮。夜间祭神，必然张挂灯火。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称印度于正月十五僧徒俗众云集，观看佛舍利放光雨花，汉明帝就下令正月十五日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后来此俗传到民间。

正月十五元宵节，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要过三天，土默特蒙古人也过此节，在这天还要请喇嘛念经。后来虽然不念经，但也很重视这个节日，要烧香敬纸鞭炮敬神，也要锣鼓喧天般娱乐。因中海流村小人少，多数是南海流的高跷队来村表演，有高跷、龙灯等，村人配以锣鼓很热闹，村里要适当赠钱款。各家各户也以蒙古族习惯用馓子等食品招待演员，表示蒙汉团结和友好。蒙古族元宵节有扭秧歌，唱二人台习俗，据说是本村的人们唱二人台。也请喇嘛念经，做灯笼，放烟花。还吃二莜面（二莜面是指莜面掺放高粱而使颜色变浅白色）和馒头。汉族不请喇嘛，他们“游九曲”，根据《土默特史料》记载：“有一种叫做‘九曲’的灯阵。占地二、三亩，遍插木杆如搭黄瓜架样，按一定规律排成多有歧径的木阵，然后在木上燃小灯，迂迴曲折，灯如繁星，游人或手捧柱香信步步入，每有扑朔方向，久不得门径而出者。设计精慎，用意幽深。”

笔者根据访谈了解到，土默特汉族关于“游九曲”习俗有两种传说。其一，游九曲叫做“九曲黄河阵”，过去人们打仗之前，来这里供三官，门外有供三官爷位置。全村都在正月十五凌晨接三官，点旺火，正月十二到正月十六，每天都去。从正月十二就开始游九曲，连续游四天，但正月十三不游，据说这一天是鬼神游，灯也不亮，摇老杆（人们摇中间的柱子）随便摇一摇，抱一抱也可以。

游九曲还有一个传说，年轻人游九曲许愿，九曲有 360 盏灯，表示一天一盏灯，中间有高杆，是绕九个圈到达此杆，人们来这先供三官烧香敬纸，在供桌上摆放中最耀眼的是两种大馍。一种是普通的大馍，另一种是戴花的大馍。也有求子偷馍的习俗，想要女儿的偷一个戴花的大馍，想要儿子的偷一个普通的大馍。如果来年愿望实现了，还有偷一个大馍还 12 个大馍之说，表示每个月还一个，直到人们的愿望实现为止，必须还愿。其二，“摇摇老杆活一百三”，每年游九曲的人非常多，以前是用红绿的纸糊起，里面放一酒杯，把酥油倒进酒杯中，做成红绿的灯，偷绿灯的是表示想要儿子的人，偷红灯是想要女儿的。有的是偷大馍，有的偷灯，与偷大馍相同，许愿还愿。[6]

村中流传着：“转九曲，活到九十九”，的说法。人们随后从入口而进，通过连环阵，再从出口而出，意味着这一年将消灾祛病、平平安安。因此，“转九曲”受到当地男女老少的普遍欢迎。人们前呼后拥，迂回于九曲回廊之中。转九曲“偷灯”的特殊习俗，（当然这种“偷灯”行为是默许的，甚至带有某种鼓励色彩）和生子信仰有关。当地俗语：“偷绿灯生儿子，偷红灯生女儿。”守灯人不时高喊：“偷灯养小子哩！”故意挑逗年轻媳妇偷灯。土默特汉族传承传统山西汉族的游九曲习俗，仍保留至今，可见当时人们对精神生活如此的依赖。然而土默特蒙古族没有这习俗。

6. 二人台

据《土默特史料》记载：“二人台”是土默特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它的初期是一种化妆表演唱。在逢年过节或丰收以后的农闲时期，民间常举行这种演唱。“二人台”从演唱向戏曲过渡，大致在清末民初。那时候，“二人台”出现了一批萌芽状态的小戏，演出人员也发展到了由七八个人组成的业余演出班子，老百姓管他们叫“打小班儿的”。农闲季节或过年过节，他们自愿搭班儿，起初在本村或临近村庄演出，后来到外地城乡演出。出于这种小班儿的灵活机动，节目生动活泼，所到之处十分受到欢迎，特别是在那些人少户稀的边远山村演出，更受老百姓的欢迎。后来发展到城乡的街头、巷口、各种庙会、骡马大会，以及河畔、码头、烟市等场所。但仍然是流动演出，没有舞台，也不售票。演出结束后，观众给什么要什么，有给钱的，有给粮食的，也有给食物的，艺人过的是一种半卖艺，半乞讨的生活。

“老双羊是蒙古族的歌手、民间老艺人。‘二人台’的创始者。他出生于公元一八五六年（即咸丰六年），歿于一九二八年（即民国十七年），终年七十二岁。老双羊原籍是土默特右旗古雁村，后移居沙尔沁西边的协盛窑子村。”他的一生爱好文艺唱歌，对“二人台”歌剧的创建、发展，以及对内蒙西部地区的文化开拓，有一定的功绩。

“‘二人台’演出的节目，或者是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或者揭露旧社会的腐败与黑暗，或者歌颂劳动人民健康、纯真的爱情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其中比较流行的节目有：《走西口》、《打樱桃》、《打金钱》、《打秋千》、《打连城》、《挂红灯》、《牧牛》、《压糕面》、《尼姑思凡》、《卖菜》、《卖饺子》、《祝英台下山》、《拜大年》、《水刮西包头》、《打后套》等上百个小戏演唱的语言是从山西话演变而成的土默川话，还有的节目是用蒙古语演唱，如《阿拉奔花》，《三百六十只黄羊》等小戏。”[14]表演要用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及说唱形式，显得更加贴近生活。

可见，“二人台”在土默特地区蒙汉民族之间广泛流传。新中国成立后，“二人台”正式走上舞台。“在美丽富饶的土默特川上，蒙汉人民共同培植起来的戏曲艺术、艺苑之花——二人台，似出土明珠，大放异彩。”[15]

综合以上资料，笔者认为老双羊创建的“二人台”在土默特川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土默特劳动人民喜闻乐见的剧种。多少年来，无论农村还是牧区，都受欢迎，演唱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人多智广，在表演技艺上，也不断创新，日新月异。“二人台”在土默特川这个蒙汉杂居地区，起了文化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和民族团结的促进作用。

7. 填仓节

填仓节，又称“天仓节”、“添仓节”。正月二十为小填仓，正月二十五为大仓或老填仓。

根据《山西民俗》记载：“填仓节这一天，最有特色的民俗是打灰窑。将草木灰盛放在铁锹上，一边用棍棒轻而均匀地敲击，一边在地上转圈，在院里或场院的地上撒出一个个圆圈，三个圆圈或

五个圆圈相挨相套，象征粮仓或粮囤。然后在“粮仓”中间放些五谷杂粮，再用砖头或石头压住，叫做‘压仓’。‘粮仓’内置放鞭炮点燃爆响，叫做‘粮仓爆满’。总之，寓意年年五谷丰登，家家仓溢囤满”。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有填仓节习俗。

二十小填仓，预兆夏粮（麦子，莜麦）七月份成熟丰收，二十五老填仓，预兆秋粮（高粱、玉米）10月分成熟丰收。这两天清早，打扫干净院子后，用锹铲灰，画成房大的制钱状圆圈，中间用两块砖坯夹些粮食，点香放炮敬神，以求神佑粮满仓钱财多。

从以上资料得知，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有各自的方式过正月节日的习俗。如，(1) 迎喜神，蒙古族和汉族都有此习俗，但是传统蒙古族没有此习俗，根据史料记载传统山西汉族也没有迎喜神的习俗。由此可见，迎喜神是土默特地区特有的习俗。(2) 土默特汉族有过正月初五的习俗，蒙古族却没有，传统山西汉族则过此节。(3) 正月初十，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此节，传统蒙古族没有此习俗。(4) 元宵节，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此节，但有各自的习俗。元宵节，蒙古族与汉族存在很多共同点和不同点。例如：土默特蒙古族元宵节要扭秧歌，唱二人台，据说是本村的人唱二人台，请喇嘛念经、做灯笼，放烟花。那时候吃二苕面、馒头。与此相同，土默特汉族也有扭秧歌和做灯笼的习俗，但是不请喇嘛念经。土默特汉族有“游九曲”的习俗，可蒙古族则没有这个习俗。(5) 填仓节，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此节，正月二十的小填仓节和二十五的老填仓节，相传是汉族敬仓神预祝丰收的两个节日。土默特蒙古族因长期与汉族交错杂居，并受农业生活方式的影响，逐渐有过此节的习俗。

三、春龙节和清明节

以下简述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二月份、五月分的节日。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在过清明的时都是祭拜祖先、扫墓，但是内容有较大不同，在论述的过程中笔者将从二月二开始逐一比较分析。(一) 春龙节

土默特汉族“‘二月二’，叫‘春龙节’。据民间传说，每年庄稼收获后，龙王爷就安眠了，到了第二年春天才又醒过来。因此，二月二这天叫‘春龙节’”。^[16]

北方民间有二月二龙抬头节的传统风俗，是日有许多关于龙的俗信，理发剃头习俗，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也过此节。

在土默特地区普遍有“引钱龙”的民俗活动。一般在太阳未出山之前，用草木灰从院外或井边撒一道灰线，一直到家，围水缸一周，认为将龙引到家了。有的是到河边或井上担水，此日起早拿黄表纸、香、红头绳、香和炮、两个铜钱等物品去井里担水，响一炮，把红头绳和两个铜钱挂在水桶上。水中放铜钱或硬币，一路上摇晃不停，洒一条水迹至家，再连钱带水倒入缸中。钱，古称“泉”，即水，水中又放入铜钱或硬币，意味引钱发财。

访谈中了解到，“龙头节，人们普遍要理发剃头，以应‘蛰龙抬头’之吉。当地俗语‘二月二，龙抬头’指的是经过冬眠，百虫开始苏醒。所以当地俗语说‘二月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围灰尘’、‘围蚰蜒’的目的都是为了避虫，有趋吉避凶的意味。

这天饮食很有讲究，早晨吃饺子，叫“迎龙衣”，中午吃馅饼叫做“披龙衣”，晚上吃黑面叫做“挑龙衣”。

(二) 清明节

按古人说法，清明为万物生长之时。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为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清明节是扫墓祭祖的日子，民间又叫做“鬼节”或“冥节”，与七月十五日中元节，十月一日的寒衣节总称为“三冥节”。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有扫墓习俗，拜祭亡灵。

土默特蒙古族过清明节习俗，“祭奠时，对老祖宗（五世以上者）的坟墓，各家共同烧奠。之后把祭剩酒食聚集在一处，人们按辈份、长幼八字排坐，由奠长给每人分酒食，受分后向奠长请安问好，此时，人们已无泣容，面露欣慰之色，有的谈笑，有的唱歌。新婚夫妇在坟前认大小，请安。聚会完毕，人们各自回家”。^[17]据《绥远通志稿》记载：“清明节日。家家举行墓祭。已详祭祀。而禁烟火、插柳枝之习俗不行。民间多是日掏井。为儿童蒸面食作虫、鱼、鸡、雀、诸状。名曰寒

燕。用棘枝插之。以娱儿女。间亦互相赠送。用彩布制鷄。并剪彩布作圆形如榆钱大。布片之多寡以儿女岁数为准。用针穿之。綴於肩或帽上。谓之花红串。从以上记载得知，清明节家家举行扫墓祭祖活动，并严禁放火，人们习惯在这天掏井，因为清明节万物生长之时，从此一年的农忙工作亦开始。墓祭洒扫是清明重要的节俗活动。墓祭之俗，由来已久，是祖先崇拜观念和传统孝道思想的综合体现。

通过考察，土默特汉族清明节习俗仍然与上述的相同，这天看黄历，选个空的方向动土，比如南北空就从南北方向动土。到清明节早晨家家都准备好祭品往坟地培土，烧纸。汉族闰年不填土，但是在坟上压纸钱。据村民介绍：“清明节给 12 岁以下的孩子戴花红串串。花红串串是用蓝色和黑色的布做成的，蓝色的布代表天，黑色的布代表地，蓝布和黑布中间是按孩子的年龄加上的布片片，如 5 岁的娃娃就加上 5 个布片片，做好后给孩子戴带在肩膀上。还用白面做海燕，放房子顶上。祭祖时男人们去，女儿随意，孙子们也都去。媳妇可去坟地。汉族闰年不填土，烧纸”。^[8]

据中海流村村民云铁板老人介绍，“土默特蒙古族闰年也添土，汉族闰年不动土，但是也上香烧纸”。土默特蒙古族与传统蒙古族相比，土默特蒙古族由于受到汉族农耕生产和定居生活的影响，实行土葬，有过清明节的习俗。而传统蒙古族没有过清明节的习俗，因为传统蒙古族以游牧生活为主，实行野葬，人去世后将尸体放在马车上或驮在马背上，发送到偏僻的荒野里，任禽兽啄食。但土默特汉族实行土葬，由于汉族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调查中中海流村民刘在在老人说：“蒙古族有‘吃肉还肉’和汉族有‘吃土还土’”之说。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比较，在清明节的习俗有不同之处，蒙古族过清明节的时候到祖坟请安，但汉族没有这个习俗，而给祖先上香、烧纸。这些都反映了蒙古族与汉族自古以来的祖先崇拜意识，同时也反映了蒙古族和汉族良好的道德风尚。

四、祭敖包

祭敖包是传统蒙古族的重要节日。土默特地区蒙古族也传承和发展了这一节日。“敖包”是蒙古语，汉语意为“堆子”，还有“脑包”“鄂博”两种变体叫法。据史书记载：“在成吉思汗时代，每逢大事或征战时，成吉思汗必定要亲自到神仙之下，摘帽挂带，虔诚祈祷，以求苍天保佑。在古代游牧于北方草原上的匈奴人，也以石块堆成敖包来作为道路或牧场边界的界标，在广阔的大草原上用来辨别方向，区分游牧场地。久而久之，蒙古人就将其演化为祭祀天神、自然神或祖先、英雄人物的祭坛。蒙古人至今还保留着祭敖包的传统的习俗。在蒙古民族的原始信仰中，天神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腾格里并不是遥距人于千里之外的神祇，恰恰相反，天神的绝对意志和至上权威只有在具体的功能作用中才能得到确立和显示。它是神圣的超世的，同时又是万能的具体的。

蒙古人认为天神是人类生命的源泉。生育万物的天神当然关乎人类的繁衍。在《蒙古源流》里，讲述有女人向天求子，并且说：“命中注定七男一女”。在《蒙古秘史》里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阿阑豁阿曾感天光而生子。这说明天给人以生命，人的繁衍成了腾格里的意志。天神是万能的但并非善良，它能给人间带来各种灾难，也能消除形形色色的灾难。

“敖包是疆域地界的一种标志，有的把突出地面的自然物祭为敖包，有的则是人工筑起的土包、石宝、柴包等。在每年夏季的固定祭日，‘敖包’附近的蒙古族居民带上祭品，有熟羊肉、牛奶、白酒、油饼等，骑马或徒步而来。他们把所祭食品摆在敖包前，大家一起跪下，虔诚地静默祝愿：‘民族兴盛，国泰民安，人畜两旺，永保太平’。祭毕，大家环坐敖包前，共同分食祭品。有的还边喝酒边唱歌，谈笑娱乐”。^[18]祭敖包是蒙古族独有的节日，土默特汉族没有祭敖包的习俗。土默特蒙古族至今还保留和传承传统蒙古族祭祀敖包的习俗。

五、端午节和中秋节

（一）端午节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此节，但有各自的传说。传统蒙古族的五月端午有打猎的习俗，传统汉族有纪念英雄人物的传说。

端午节在农历的五月初五日，是我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古代因“午”与“五”同音，又

名端五、重午。在陕北当地，有在这天接出嫁女儿归家的习俗，故称之为“五月节”或“女儿节”。传统汉族有一种解释，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而过此节。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五月五日爲端陽節。綏人通稱端午。採艾供神。插門戶。並煮水洗脸。以拔除不祥。剪彩紙爲蛇、蝎、蚰蜒、蜈蚣、诸物。另鏤一虎、一鸡、以鎮之。合貼於屏風或門戶。曰五毒府。有作葫芦之者。並造華勝黏於門者。朝飲雄黃酒。以驅邪疫。食糗子、凉糕、麻團。仍互相贈送。以雄黃點小兒耳鼻。避蟲毒也。結五色綫做蒼術。爲小兒女佩之。名長命繩。婦女亦有制艾虎、艾人。以插鬢者”。大致意思是，绥远地区把五月五日称端阳节、也称端午。这天人们採艾草供奉神，在各门上插艾草并用井水洗脸以避邪。还用彩纸剪各种动物以求平安，用五种颜色的线给孩子做类似于项链物品佩戴称作“长命绳”。以求孩子们健康成长。这天早晨饮雄黄酒，以驱赶邪疫。食粽子、凉糕、麻团为主。

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此节，家家贴门画，画内画有公鸡、老虎等，门顶贴符，水缸贴红、绿纸青蛙，意为清除五毒防病灾。凉糕是用江米和谷米做的，午间饮雄黄酒驱邪。晚上洗艾水澡祛病。人们为了避邪采艾草供神。访谈中了解到，“此日起早，日出前不说话，去外面采艾草，在日出前回家。然后把艾草放在家门和大门上，用净水洗脸。据说艾草治病、辟邪，所以每家每户的门上都插上几根艾草，人们头上、耳朵上戴艾草，以图吉利。给小孩用五颜六色的布剪成项链用江米和谷米做的，中间用布缝一个凹处，里面放五谷杂粮。据说艾草辟邪”。^[9]

（二）中秋节

中秋节是我国重要节日之一，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这时候是一年秋季的中期，所以被称为中秋。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更圆，更明亮，所以又叫做“月夕”，“八月节”。此夜，人们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自然会期盼家人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都过中秋节，但有所不同处。

中秋节是农历八月十五日，土默特当地又称之为团圆节、送秋节等。“中秋节的起源与我国古代的秋祀、拜月习俗有关。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的发展与季节有密切的关系。在农业生产中，无论是播种还是收获，人们都会祈祀土地神。前者为春祈，后者称为‘秋报’或‘秋社’”。^[19]《说文解字》中说“秋”为“禾谷熟也”，在一年的收获之季，家家户户围绕“秋报”展开了一系列的仪式和活动。中秋节的另一个起源与我国古代的拜月习俗有关。先民早期有自然崇拜。《礼记》：“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周礼》中也说：“圭壁以祀日月星辰。”古代二、八月春、秋分的迎暑寒之气、祭日月，反映了天体崇拜和时间周期的观念。夕月就是在秋分的晚上祭月，也就是所谓的“迎寒”。

“八月里来十五日，家家户户望月明。”^[20]在八月十五这一天，土默特汉族早早的为晚上的祭月、赏月做好准备。家家户户洒扫庭院，备办供品。每逢中秋佳节，各家各户备上贡品敬献月亮。

据《绥远通志稿》记载：“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綏俗舉行令節。於斯爲盛。較夏、冬雨季過之。節前人家個備油糖糰粉。自製月餅。虽貧户亦烙製少許。俗然也。餅之制法。以油糖合糰烙之。不加馅。即他處所謂浑糖餅也。工候精者。酥甜如新。而潤過之。因固綏地食品之特色。亦婦工之最著稱者。浑糖月餅。市亦有售者。較家制風味特殊矣。是日夕。設几於院内。陳果餅供月宮像。俗名月光紙。俟月出时。家人焚香楮。望月羅拜。備酒觀食赏月。名爲團圓飯。或奏樂器。作歌爲樂。婦女鏤瓜作花、木、蟲、魚諸狀。供神前。謂之玩月也。節前制餅時，另制大餅供神。曰月光。上繪月宮蟾兔諸狀。節后分給家人。忌與外姓。虽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21]

据调查土默特汉族得知，他们祭月有讲究，祭品必用西瓜、月饼。西瓜，取其谐音“喜瓜”之意。这些西瓜都是在收获季节精心挑选后特意留下来作祭月之用。据访谈：“中秋节吃月饼和饺子，月饼自己制，制做大的“月亮爷”供月亮。吃西瓜，过去切西瓜还有讲究，花样很多。土默特蒙古族过中秋节和汉族当地不同的是他们不供月亮。但他们做月饼，用20—30斤面提前十天左右准备做月饼。汉族做像月亮大的月饼，叫做‘月亮爷’。十五晚上月亮出来之前，家家都先打扫院子，在院中间放大供桌，上面放月饼、月亮爷、水果、香、敬纸，点香的时候有个忌讳的细节，要先上香，

后敬纸，主人把香点着后，火苗不能直接吹灭，必须是用手来回摇着让熄灭（不论是春节或什么节日都不能吹灭，吹灭就不吉祥）。供完月亮爷后把“月亮爷”分给家里人，每人切一块，聘出去的女儿也有一份。如果女儿供月亮时没参加，就给女儿送过去或放在家里留着，这意味着全家团圆。”[9]

据史料记载，传统蒙古族没有过中秋节的习俗。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的中秋节习俗有差异。汉族特别重视中秋节，全家团圆并供“月亮爷”。蒙古族受汉族中秋节习俗的影响，每逢中秋节也自制月饼，全家团圆，但与汉族明显不同的是他们不拜月。由此可见，从深层结构而言，他们并没有与汉族完全融合，只是形式和内容改变了而已，他们的民族意识仍然存在。

从笔者查阅的史料分析，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在传统节日方面相互影响日深，如：春节的接财神、喜神、端午节等节日习俗随同汉族。土默特蒙古族的“二人台”戏曲广泛被土默特汉族所接受。据闫天灵著《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一书介绍：“明代以前，内蒙古的主要居民是蒙古族。清代以后，随着塞外移民的展开，并受八旗驻防、公主下嫁、旗人屯垦等因素的影响，内蒙古的民族结构发生重要变化，由单一民族地区演变为蒙、汉、满、回等民族分布地区，由少数民族占多数转变为汉族占绝对多数，区内民族关系逐步复杂化，塞外出现了新的民族交流与融合”。[22]蒙古族游牧文化是在塞外高原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中完善发育成熟的，其发展水平在反映蒙古族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同时，也表明着塞外文化发展的地理条件许可度。草原上树木稀少，建造土木结构的房屋代价很高，而毡包所用原料可以自产，拆建起来也很方便，直到解放后很长时期还在牧区流行。它所表明的已不是一个简单的居住习惯问题，而是反映了人类活动要适应特定的地理条件。因此，汉族对蒙古族文化的采纳，不单纯是学习一种民族文化习俗，实际上也包含了环境许可因素。

这里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在适应新环境中都表现出善于相互吸纳各自民族文化的优点。人类学家认为：“文化既然是人类适应客观环境的一种手段，当客观环境改变时，文化自然也会随之改变。在人类历史上，文化的变迁大部分是被动、盲目的进行的，但是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界和社会认识的深入，也就逐渐掌握了文化变迁的规律，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可以自觉地调整自己的文化以适应新的情况。”[23]

汉族移民迁入土默特地区，这对土默特蒙古族来说面临很多不同的人 and 事物，对汉族来说要融入到陌生的社会环境。所以蒙汉民族必须适应这些社会环境才可以稳定发展。因此，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在长期交往中在节日习俗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种文化融合的局面。

然而蒙古族与汉族的春节节日习俗的差异是由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两种文化的不同，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

佛教从藏传入蒙古地区，并逐渐战胜萨满教成为蒙古地区的主要宗教，这种宗教上的胜利同样也在也在节日习俗中有所体现。宗教信仰方面可以从传统蒙古族的宗教信仰对当代人的影响来分析，蒙古民族节日习俗中祭火、祭灶、祭天地、祭日月、祭鬼神等一系列祭祀活动可以说与蒙古族原始的萨满教信仰有关。这一直是蒙古人信仰很重要的一部分。

土默特蒙古族的节日祭拜习俗大多渊源于萨满教，例如祭天习俗、拜地习俗、祭敖包习俗、祭火习俗、祭祖习俗等等都是从萨满教的祭拜习俗演变而来的。只是在他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祭拜仪式有所不同罢了。以土默特蒙古族祭火仪式看与传统蒙古族相比形式有所变化。首先，祭火名称的变化，传统蒙古族称“祭火”，而土默特蒙古族称“祭灶”。这主要受居住条件所限，“蒙人逐水草而群居，夏趋草木繁盛之水边，冬则壁居于高山之阳，因游牧生活之不定，故无固定房屋之建设。”[4]首先是祭祀名称方面有所变化。如传统蒙古族称“祭火”，而土默特蒙古族在与汉族互相交往中接受了“祭灶”这个名称。其次，在祭灶的供品方面有所变化，比如传统蒙古族祭火时用羊胸茬，土默特蒙古族演变为牵一只绵羊。再有，传统蒙古族主要以奶食为供品，然而土默特蒙古族的祭火食品中出现了炸糕、糖果等，样式比较丰富。

萨满教是蒙古族的“原始宗教，它并不是以某一个神为信仰，而是崇拜一切自然力量和祖先神灵。”[24]土默特蒙古族的有些习俗受到萨满教的影响，例如：祭敖包仪式是重要的宗教活动，其中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土默特之信仰佛教有一个特点是称所有当喇嘛兰若为‘召’，而不称为寺、庙。按：‘召’即招提的略称。”[25]总而言之，土默特地区蒙古族与汉族的有些传统节日仍然保持

原有的习俗,语言逐渐流失的土默特蒙古族仍保留着自己的传统的文化,依然注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笔者认为这是传统蒙古族和汉族都有各自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美)戴维·波普诺著 李强译《社会学》(2007)书中提到“每一种文化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们要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26]以上可以总结出对土默特蒙古族出现的民族自我认同特点的认识和研究。理论上为我国民族间的“融而未和,和而不同”[27]现象提供现实依据。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蒙古族与汉族的友好交往,居住呈交错格局,两个民族间的文化同质性已十分明显,蒙古族的民族认同已不仅仅依存于一些客观的文化因素,而更多体现和看重的是一种主观心里归属。

六、结论

本论文选取土默特蒙古族与汉族作为研究的主体,将其视为一个个案进行研究,更多的是从土默特蒙古族与周围的汉族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土默特蒙古族节日习俗异同分析原因,像土默特地区这样的民族和谐共存,不但是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将长久存在的方式。如今从表面上看,土默特蒙古族的民族特征已不如聚居区蒙古族明显,且很容易被认为是汉族,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保留了自身特点,迄今这些特点依然清晰可见,土默特蒙古族实际上是与汉族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27]的状态。

虽然土默特地区蒙古族的语言逐渐流失,但是笔者通过田野考察得知,土默特蒙古族在一些传统节日方面仍保留原有习俗。如蒙古族与汉族的祖先意识,他们依然认同自己的文化。在此以土默特蒙古族为例,来证明一个民族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其本质就在于心里和文化上的差异。支撑土默特蒙古族的根本的要素是共同保留的祖先意识、共同的历史记忆以及民族共同文化。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蒙古族与汉族的友好交往,居住呈交错格局。两个民族间的文化同质性已十分明显,蒙古族的民族认同已不仅仅依存于一些客观的文化因素,而更多体现在看重的是一种主观心理归属。还有通过节日习俗的象征符号以及国家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律法规的影响来认同自己的民族。

参考文献

- [1] 于辉. 陕北地区的岁时节日习俗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5.
- [2] 钱永平. 山西祁县“过年”习俗的民俗模式解读[J]. 晋中学院学报, 2005, (1): 26.
- [3] 杨景震. 中国传统岁时节日风俗[M]. 兰州: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6. 126.
- [4] 牛敬忠. 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1. 102.
- [5] 张余, 曹振武. 山西民俗[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38.
- [6] 色音, 乌云. 内蒙古草原的民俗与旅游[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6. 19.
- [7] 乔润令. 山西民俗与山西人[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5. 256.
- [8] 荣竹林. 中海流村史[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2. 21.
- [9]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志·上卷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912.
- [10]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M].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2. 307.
- [11] 霍向贵. 陕北民歌大全[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580.
- [12] 霍向贵. 陕北民歌大全[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553.
- [13]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M]. 第二十集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 1986. 288.
- [14] 色音, 乌云. 内蒙古草原的民俗与旅游[M]. 北京: 旅游教育出版社, 1996. 8.
- [15]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M]. 第七集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 1982. 261.
- [16] 于辉. 陕北地区的岁时节日习俗研究[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0 : 26.
- [17]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志·上卷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7. 894.
- [18] 乔吉, 马永真. 蒙古族民俗风情[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24.
- [19] 韩养民, 郭兴文. 中国古代节日习俗[M]. 西安: 陕西民族出版社, 2002. 235.

- [20] 霍向贵. 陕北民歌大全 [M]. 西安: 陕西民族出版社, 2002. 265.
- [21] 绥远通志馆编纂, 绥远通志稿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民族出版社, 2005. 89—91.
- [22] 闫天灵. 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M]. 北京: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4. 135
- [23] 童恩正. 文化人类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275 .
- [24] 刘娜. 蒙古民族与汉民族传统婚俗文化比较研究 [D]. 洛阳: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5. 63.
- [25] 土默特志编纂委员会. 土默特史料 二十一集 [M]. 土默特左旗印刷厂印刷, 1986. 46.
- [26] (美)戴维·波普诺著, 李强译. 社会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89.
- [27] 郭晓虎. 蒙藏关系下的文化变迁和民族认同 [D]. 成都: 西南民族大学, 2008. 5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Festival Customs of the Mongol and Han Chinese in Tümed Area

LIU Hong-bo

(Xinggn Meng Keyouqianqi first middle school, Inner Mongolia Xinggn Meng Wulanhote 137400)

Abstract: Mongol and Han have lived amongst each other in the Tumed area for over a century. Because they have been variously influenced by historical circumstance, geographic situation and religious beliefs, the Mongols have established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the Han, through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intermarriage. Because of this, their culture has undergone radical change. This thesis draws on fieldwork among the Mongols and Han of the Tumote region to examine the changes that Mongolian festivals and customs have undergone, and the reasons for these changes. There are three main aspects to the research presented here.

Key words : Tumote; Mongolian; Han;ethnic; festival; tradition; customs; comparison

收稿日期: 2012-08-1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蒙古族的汉化和汉族蒙古化比较研究——以土默特地区蒙古族、汉族语言、文化、民族认同关系及其变迁为例》(2009JJD850001);

作者简介: 刘红波 (1981-), 女, 蒙古族, 兴安盟科右前旗人。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第一中学教师, 法学硕士, 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方面的研究。